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一

總序

漢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隂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傳讀曰附謂附著或作傳謂以洪範義傳而說

之與董仲舒錯謂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擥與擥同謂引取之擥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傅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皆從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

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田獵不宿五行傳伏勝作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臣瓚曰姦謀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獻享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

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葢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埜古野反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傳曰修宫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内事宫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宫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踈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宫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邉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旌仗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雎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䰟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

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玆謂泰厥灾水水殺人辟遏有德玆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見用也師古曰遏音一曷反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玆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玆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玆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

殺穀

經曰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容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肅從作乂（讀曰乂治也）明作悊聰作謀（上聽則下謀故聽為謀也）容作聖休徵（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悊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言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僭僭差）舒恒燠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服虔曰霿音人備反應劭曰人君瞉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

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灾也霿音莫豆反瞉音構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鄭玄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時則有青眚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土火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時為怪者也各以物象為

之占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晡時至黄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説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

池尔反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𥨊𥨊作任反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絶之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

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隂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四妙反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whose下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

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說以為於天

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禍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說曰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調]如螗[唐]如沸如羮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音華]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音朗]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巨淹反]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音終]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

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苦愛反嗽蘇豆反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時則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師古曰蠡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臝蟲也音郎

果反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說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

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音彼命反溫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

內云剛包柔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禍更為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禍說以為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蟲禍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

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禄不遂行兹謂欺厥咎燠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樂逸兹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兹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兹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六日也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說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 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

傳曰思之不𡩋是謂不聖厥咎霿莫豆反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說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𡩋寛

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寛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其下並同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師古曰脂妖及夜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汙人衣

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師古曰裸亦𠫤字也從衣果聲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為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

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音耄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伐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

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皇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説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内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師古曰彌滿也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

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師古曰乾上九文言也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服虔曰陽行輕且疾也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韋昭曰將祭與羣臣射謂之大射上微弱則不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師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下繫辭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

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

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説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

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

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

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
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
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
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
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
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
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别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
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

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

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老泉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之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

極分應五事遂强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極弱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

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皆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此其摭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

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恠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舋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

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

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如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强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班固敘傳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春秋之占咎證是舉後之史志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没先儒駕以妖妄之説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説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隂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已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説洪範者皆謂

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專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襃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畧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絶其妖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

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黄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説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

之衆者是不考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河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圯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鸜鵒來

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為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彌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况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矣而內史叔

興以為此隂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家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鬬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鬬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

以為通論

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强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其牽强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其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為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禮記禮運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使各安其居不勞敝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禄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

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棷聚草也疏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也銀甕丹甑援神契云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歐陽氏五代史王建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凡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

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當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

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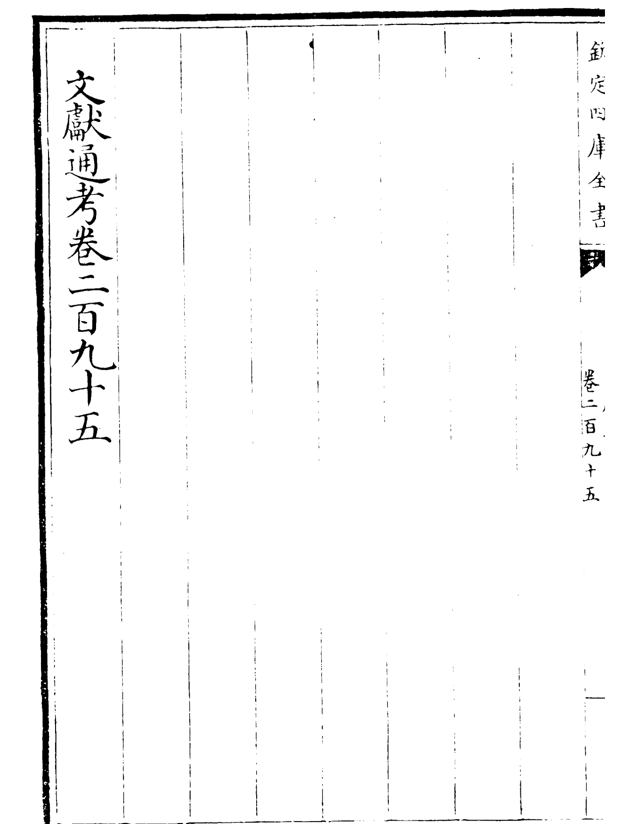
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説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説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元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

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説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説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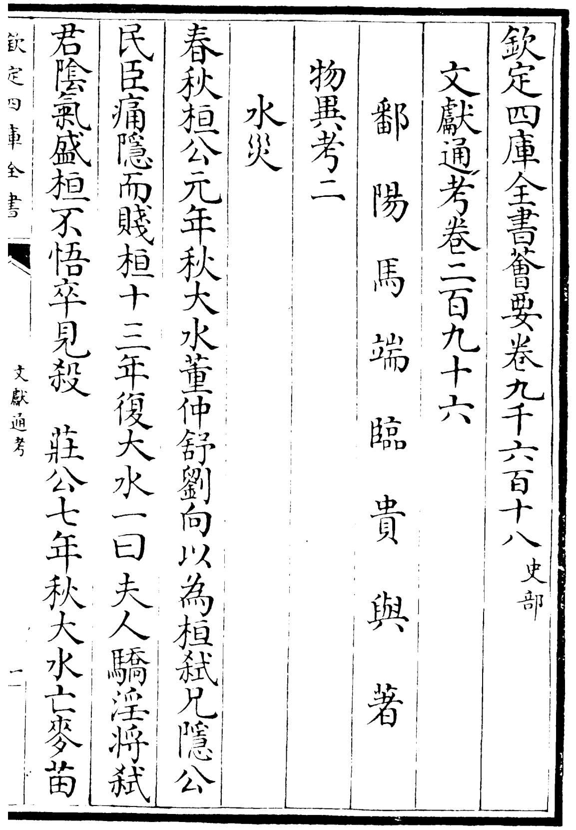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

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偽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也茍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漢章帝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謂宋由袁

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夫二人位冠羣臣乃為諂媚之習蒙蔽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捄之道乎按古今言祥瑞者詳於禮運而歷代史氏所述祥瑞因之然有無其證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為妖而謬以為祥者歐陽公胡氏致堂之論誼正詞偉足以袪千古之惑破諂子之謬故備著之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二

水災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十三年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悟卒見殺　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董仲舒劉向以為莊公母與兄通共弑桓公莊釋父讎復取齊女臣下賤之之應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明年宋萬弑閔公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謂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北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三家專兵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劉向以為襄慢鄰國邾𪗋莒交伐之魯國小兵弱數敵強大百姓愁怨隂氣盛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為逆誅夷又匈奴數犯北邉殺畧甚衆漢連歲征討　武帝建元二年春河水溢於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五月河决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决河起龍淵宫　元鼎二年夏大水關東餓死以千數　元帝初元元年關中十一郡大水　二年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

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刑臣石顯用事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　四年河決東郡金隄一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東郡以北傷水　七年六月戊辰雒水溢至津城門弘農都尉治為水所漂殺民人傷稼

及廬舍　八年秋大水　三十一年五月大水　明帝永平三年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七年秋郡國十四大水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私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隕霜大風天黄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

穀春秋考異郵曰隂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常所怨恨輙任客殺人其後竇氏誅滅　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頴川大水傷稼時和帝幸鄧貴人廢隂后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隂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按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

新城山水𧿒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人民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按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臣昭按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臣昭按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按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為血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註曰元初二年頴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人民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按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時帝幼弱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

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强河決海溢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按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𡍮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畧平皆冀所致燉煌實録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致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

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按本紀是又南陽大水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禱於龍堺五

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之水暴出也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流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金城河溢東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按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瑯琊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溢流害民田廬舍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田廬舍明年禪位

於魏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帝自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溺殺人漂失財產時帝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水不潤下之應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洪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洪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唯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無聞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時權信讒廢太子又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　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號修嚴父禮廢二郊

不秩羣神罰同前又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晉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至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

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閲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兾兖

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茍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殞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

水災　五年五月頴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𨛦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烝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隂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僣逆今又有此妖趙王倫簒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兾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

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舉永反專政陰盛之應也　泰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

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是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

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隂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羡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隂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

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遊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兖

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兖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安帝隆安三年五

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元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在智反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元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義

熙二年十二月巳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騶球父環潛結桓允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

闕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都下大水　七年十二月吳興晉陵義興大水　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都下乘船　十七年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十八年五月甲申河水汎溢害居人　十九年閏五月都下水　二十四年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出有影謂之地鏡也　孝武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

齊武帝永明九年吳興義興大水　廢帝永元元年七月都下大水死者甚衆

梁武帝天監二年六月太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　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　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

勞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普通元年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蕭棟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魏宣武帝元年州鎮十八水饑　延昌元年郡國十一大水　二年十三郡大水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蟇鳴於樹上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十二月兖趙魏大水　後主天統

三年并州汾水溢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時和士開元文遥趙彦深等專任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時羣小用事姦佞滿朝

隋文帝開皇六年山南荆淅七州水　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時獨孤后預政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强之應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時帝用刑嚴急京房易傳誅罰絶理則厥災水　煬帝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餘郡帝嗣位已来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

廢祭祀之應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秋貝譙鄆泗沂徐亳蘇隴九州水水太陰之氣也若臣道顓女謁行夷狄彊小人道長嚴刑以逞下民不堪其憂則陰類勝其氣應而水至其謫見於天月及辰星與列星之司水者為之變若七曜循中道之北皆水祥也　四年秋許戴集三州水　七年八月山東河南州四十大水　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　十年關東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十一年七月

癸未黃氣際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官寺十九洛水漂六百餘家九月丁亥河溢壞陜州之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潬　十六年秋徐戴二州大水　十八年秋穀襄豫荆徐梓忠緜宋亳十州大水　十九年秋沁易二州水害稼　二十一年八月河北大水泉州海溢𨇾州水　二十二年夏瀘越徐交渝等州水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渭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廬舍宣歙饒常等州大雨水溺死者數百

人秋齊定等州十六水　二年秋汴定濮亳等州水

四年杭夔果忠等州水　五年五月丁丑夜大雨麟遊縣山水衝萬年宮元武門入寢殿衛士有溺死者六月河北大水滹沱溢損五千餘家　六年六月商州大水秋冀沂密兖滑汴鄭婺等州水害稼洛州大水毀天津橋十月齊州河溢　顯慶元年九月温州暴風雨海水溢壞安固永嘉二縣　四年七月連州山水暴出漂七百餘家　麟德二年十月鄜州大水壞居人廬舍　總

章二年六月括州大風雨海溢壞永嘉安固二縣溺死者九千七十人冀州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壞民居萬家

咸亨元年五月丙戌大雨山水溢溺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八月徐州山水漂百餘家　四年七月婺州大雨山水暴漲溺死五千餘人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居人五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　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甚衆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壞民居十萬餘家　永淳元年五月丙午東

都連日澍雨乙卯洛水溢壞天津橋及中橋漂居民千餘家六月乙亥京師大雨水平地水深數尺秋山東大雨水民大饑　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八月恒州滹沱河及山水暴出害禾稼　文明元年七月温州大水漂千餘家括州溪水暴漲溺死百餘人　武后如意元年四月洛水溢壞水昌橋漂居民四百餘家七月洛水溢漂居民五千餘家八月河溢壞河陽縣　長壽二年五月棣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家是歲河南州十

一水　神功元年三月括州水壞民居七百餘家是歲河南州十九水　聖歷二年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壞天津橋秋河溢懷州漂千餘家　三年三月辛亥鴻州水漂千餘家溺死四百餘人　長安三年六月寧州大雨水漂二千餘家溺死千餘人　四年八月瀛州水溢壞民居數千家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水漂没居民五百餘家六月河北州十七大水七月甲辰洛水溢壞民居二千餘家　二年四月辛丑洛

水壞天津橋溺死者數百人八月魏州水　景龍三年七月澧水害稼九月密州水壞民居數百家　玄宗開元三年河南河北水　四年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數百艘　五年六月甲申瀍水溢溺死者千餘人鞏縣大水壞城邑損居民數百家河南水害稼　八年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澠池之缺門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衛

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為池居民五百餘家皆没不見是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家　十年五月辛酉伊水溢毁東都城東南隅平地深六尺河南許儛豫陳汝唐鄧等州大水害稼漂没民居溺死甚衆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十二年六月豫州大水八月兖州大水　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

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潤州大風自東北海濤没瓜步　十五年五月晉州大水七月鄧州大水溺死數千人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餘死者無算壞同州城市及馮翊縣漂居民二千餘家八月澗穀溢毁澠池縣是秋天下州六十三大水害稼及居人廬舍河北尤甚　十八年六月壬午東都瀍水溺揚楚等州租船洛水壞天津永濟二橋及民居千餘家　二十年秋宋滑兖鄆等州大水　二十二年秋關輔河南州十餘水害

稼　二十七年三月澧袁江等州水　二十八年十月河南郡十三水　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害稼毁天津橋及東西漕上陽宫仗舍溺死千餘人是秋河南河北郡二十四水害稼　天寳四載九月河南淮陽睢陽譙四郡水十載廣陵大風駕海潮沉江口船數千艘　十三載九月東都瀍洛溢壊十九坊　代宗廣德元年九月大雨水平地數尺時吐蕃寇京畿以水自潰去　二年五月東都大雨洛水溢漂二十餘坊河南

諸州水　大歷元年七月洛水溢　二年秋湖南及河東河南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州五十五水災　七年二月江州江溢　十年七月杭州海溢　十一年七月戊子夜澍雨京師平地水尺餘溝渠漲溢壞民居千餘家　十二年秋京畿及宋亳滑三州大雨水害稼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溢　德宗建中元年幽鎮魏博大雨易水滹沱橫流自山而下轉石折樹水高丈餘苗稼蕩盡　貞元二年六月丁酉大風雨京城通衢水深數

尺有溺死者東都河南荆南淮南江河溢　三年三月東都河南江陵汴揚等州大水　四年八月灞水暴溢殺數百人　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陳宋至於河朔州四十餘大水害稼溺死二萬餘人漂没城郭廬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鄭涿薊檀平等州皆深丈餘　九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　十一年十月朗蜀二州江溢　十二年四月福建二州大水嵐州暴雨水深二丈　十八年春申光蔡等州大水　順宗永貞元

年夏朗州之熊武五溪溢秋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溢漂萬餘家京畿長安等九縣山水害稼　憲宗元和元年夏荆南及壽幽徐等州大水　四年十月丁未渭南暴水漂民居二百餘家　六年七月鄜坊黔中水　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毁東受降城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暴水虔州尤甚平地有深至四丈者　八年五月陳州許州大雨大隗山摧水流出溺死者千餘人六月庚寅大風毁屋揚瓦人多壓死京師大水城南深丈餘入明德

門猶漸車輻辛卯渭水漲絶濟時所在百川發溢多不由故道滄州水潦浸鹽山等四縣　九年秋淮南及岳安宣江撫袁等州大水害稼　十一年五月京畿大雨水昭應尤甚衢州山水害稼深三丈毀州郭溺死百餘人六月容州大風雨海溢毀城郭饒州浮梁樂平二縣暴雨水漂没四千餘戸潤常潮陳許五州及京畿水害稼　十二年六月乙酉京師大雨水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毀民居二千餘家河南河北大水洺邢尤

甚平地二丈河中江陵幽澤潞晉隰蘇台越州水害稼　十五年秋洪吉信滄等州水　穆宗長慶二年七月河南陳許蔡等州大水好畤山水漂民居三百餘家處州大雨水平地深八尺壞城邑桑田大半　四年夏蘇湖二州大雨水太湖決溢睦州及壽州之霍山山水暴出鄆曹濮三州雨水壞州城民居田稼略盡襄均復郢四州漢水溢決　敬宗寶歷元年秋鄜坊二州暴水兗海華三州及京畿奉天等六縣水害稼　文宗太和二

年夏京畿及陳滑二州水害稼河陽水平地五尺河決
壞棣州城越州大風海溢河南鄆曹濮淄青齊德兖海
等州並大水　三年四月同官縣暴水漂没三百餘家
宋亳徐等州大水害稼　四年夏江水溢没舒州太湖
宿松望江三縣民田數百户鄜坊水漂三百餘家浙西
浙東宣歙江西鄜坊山南東道淮南京畿河南江南荆
襄鄂岳湖南大水皆害稼　五年六月元武江漲高二
丈溢入梓州羅城淮西浙東浙西荆襄岳鄂東川大水

害稼　六年二月蘇湖二州大水六月徐州大雨壞民居九百餘家　八年秋江西及襄州水害稼蘄州湖水溢滁州大水溺萬餘户　開成元年夏鳳翔麟遊縣暴雨水毀九成宫壞民舍數百家死者百餘人　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陳許鄜坊鄂曹濮襄魏博等州大水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産殆盡蘇湖處等州水溢入城處州平地八尺　四年秋西川滄景淄青大雨水害稼及民廬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

武宗會昌元年七月江南大水漢水壊襄均等州民居甚衆　宣宗大中十二年八月魏博幽鎮兖鄆滑汴宋舒壽和潤等州大水害稼徐泗等州水深五丈漂數萬家　十三年夏大水　懿宗咸通元年頴州大水　四年閏六月東都暴水自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七月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九月孝義山水深三丈破武牢關金城門汜水橋　六年六月東都大水漂壊十二坊溺死者甚衆　七年夏江淮大水秋河

南大水害稼　十四年八月關東河南水　僖宗乾符三年關東水　昭宗光化三年九月浙江溢壞民居

乾寧三年四月河圮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月滑宋許亳水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秋水災　三年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為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決注

倉敖　明帝長興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
晉高祖天福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皆溢壞天
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河決於滑
州一漑東流居民登丘冢為水所隔詔所在發舟船以
救之兖州濮州界皆為水所漂溺兖州奏河水東流濶
七十里勢南流入沓河揚州河　出帝開運元年六月
黄河洛河泛溢壞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
周太祖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墻屋

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壞羊馬城大城内水深一丈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棣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田疇　二年宋州汴水溢孟州河溢壞堤蔡州大霖雨壞道路行舟襄州漢水漲溢數丈　四年八月齊州河決　乾德二年四月揚州廣陵揚子等縣潮水害民田七月泰州山水暴漲壞居民廬舍數百區牛畜

死者甚衆　三年七月蘄州大雨水壞居民廬舍開封府河溢陽武塞縣門河中府孟州並河漲孟州壞潭軍營民舍數百區河中壞石臺百餘步澶州河壞隄毁護岸石百八十步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泰州湖溢損鹽城縣民田淄州濟水並清河溢害鄒平高苑縣民田　四年四月鄆州東阿縣河溢損民田數百頃澶州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滑州靈河縣堤壞水東注衛南縣境及曹州南華縣城又七月鄭州滎澤縣河南

北堤壞又八月宿州汴水溢壞堤淄州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鄒平縣田疇民舍泗州淮溢衡州大雨水月餘　五年衛州河溢毁州城没溺者衆城中水深五尺　開寶元年六月州府二十三大雨水江河汎溢壞民田廬舍　二年二月車駕駐蹕潞州積雨累日未止七月宋州下邑縣河水決九月京師大雨霖是歲青蔡宿淄宋州水及雹害夏苗真定府澶滑澤博洺齊頴蔡陳宋亳宿許州水害秋苗　三年鄭澶滑鄆淄

濟號蔡解徐岳州水災害民田　四年六月汴水決宋州穀熟縣濟陽鎮又鄆州河及汶水清河皆溢注東阿縣及陳空鎮壞倉庫民舍鄭州河決原武縣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並漲壞廬舍及民田七月青齊州水傷田　五年五月京師雨連旬不止河決澶州濮陽縣河南河北諸州皆言大雨霖絳和廬壽州大水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宋州鄭州並汴水決忠州江水漲二百尺　六年六月鄆州河決楊劉口懷

州河決獲嘉頳州淮浬水溢渰民舍田疇甚衆七月貝州歷亭縣御河決單濮州並大雨水壞州廨倉庫軍營民舍是秋大名府宋亳淄青汝澶滑州並水傷田　七年四月衛亳州水泗州淮暴漲入城壞居民五百家相州安陽河漲壞居民廬舍數百區　八年五月京師大雨水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澶州河決頓丘縣沂州大雨水入城壞民居舍田疇　九年三月京師大雨水秋又霖雨淄州水害田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

河溢又漲於澶州壞英公村堤三十步陝州壞浮梁失舟十五開封府汴水溢壞大靈隄浸害民田忠州江漲二十五丈又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鄭州管城縣焦肇水暴漲踰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户頻州頻水漲壞城門軍營民舍七月集州江漲汎嘉川縣民十三户是歲道州春霖雨不止平地水二丈餘　三年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又汴水決宋州寧陵縣境六月泗州淮漲溢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

塞州北門十月滑州靈河已塞復決　四年三月河南府洛水漲七尺五寸壞民舍泰州雨水害禾稼宋州河漲宋城縣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堤八月梓州江漲壞閣道營舍又九月澶州河漲陷浮梁上田十六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阿縣民田　五年五月京師連旬雨不止潁州潁水溢壞堤及民舍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七月復州江水漲毀民舍隄塘皆壞　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堤溢入城壞軍營七所民舍百餘區鄜延寧州並

三河水漲溢入州城鄜州壞軍營延州壞倉庫軍民廬舍千六百區寧州壞州城五百餘堵軍營神祠民舍五百二十區　七年三月京兆府渭水漲壞浮梁溺者五十四人耀密博衛常潤州水害禾稼六月均州涓水均水漢江並漲壞民居人畜死者甚衆漢陽軍江水漲五丈餘七月大名府御河漲壞范濟口南劒州江州水漲壞居人廬舍一百四十餘區京兆府咸陽縣渭水漲壞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九月梧州江水漲三丈入城

壞倉廩及民廬舍又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房村徑澶濮曹濟諸州浸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入淮六月陜州河水漲壞浮梁又永定澗水漲壞民舍軍營千餘區河南府澍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千餘區䕫州江水漲七尺七月祚州貣河漲溢入城壞軍營民舍百

餘區雄州易水漲一丈三尺壞民廬鄜州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四百餘區荆門軍長林縣山水暴漲壞民居舍五十一區凡五十六人溺死八月徐州清河水漲丈七尺溢出堤塞州三面門以禦之九月宿州睢水漲汎民舍六十里是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害田　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署民舍溺死者千餘人又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淄州霖雨

孝婦河漲溢壞官寺民舍漂溺人畜澶州河漲壞民田
孟州河漲斷浮梁損民田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
新州江漲入南寨壞軍營　雍熙二年七月朗州江溢
害稼　三年六月壽州大水　端拱元年五月英州江
水漲五丈餘壞民田及廬舍數百區七月磁州漳滏二
水漲　淳化元年六月吉州大雨江漲丈三尺漂壞民
田廬舍蘄州黃梅縣堀口湖水漲壞民田廬舍都盡江
州江水漲二丈八尺七月洪州江水漲壞州城三十堵

及民廬舍二千餘區漂二千餘户秦州隴城縣大雨壞官私廬舍殆盡溺死者百三十七人　二年四月京兆府河水漲壞咸陽縣浮梁漂艦十七六月乙酉汴水溢於浚儀縣壞連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州宋城縣博州大霖雨河漲溢壞民廬舍八百七十區亳州河水溢東流汎民田壞廬舍七月齊州明水漲壞黎濟寨城百餘堵許州沙河溢雄州唐河水漲害民田殆盡嘉州江漲丈八尺溢入州城毀民舍復

州蜀漢二江水漲壞民田廬舍九月卭州蒲江等縣山水暴漲壞民舍七十區死者七十九人是秋荆南北路江水注溢浸田畝甚衆　三年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又山水暴漲壞豐饒務官舍民居溺死者二百四十人十月商州上津縣大雨河水溢壞民舍溺者三十七人　四年六月隴城縣大雨牛頭河漲二十丈没溺居人廬舍七月京師大雨十晝夜不止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軍營廬舍多壞九月澶州河水漲

衝陷北城壞居民廬舍官署倉庫殆盡民溺死者甚衆
梓州元武縣涪江漲二丈五尺壅決流入州城壞官私
廬舍萬餘區溺死者甚衆是秋陳潁宋亳許蔡徐濮澶
博州霖雨秋稼多敗十月澶州河決西北流入御河浸
大名府城知州趙昌言壅城門禦之　五年秋開封府
宋亳陳潁泗壽鄧州雨水害稼　至道元年四月甲辰
京師大雨雷電道上水數尺　二年六月河南府瀍澗
洛三水漲壞鎮國橋七月建州溪水漲溢入州城内壞

倉庫民舍萬餘區鄆州河水漲壞連隄四處宋州河決穀熟縣閏七月陜州河漲漂大樹壞浮梁失連艦是月廣南諸州並雨水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昭州雨霖害民田溺死者百五十七人齊州清黄河汎溢壞田廬二年十月潭州山水汎溢壞民舍千餘區民黄氏等十家俱溺死　三年三月梓州江水漲壞民田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七月洋州漢水溢民多有溺死者　四年七月同州洿谷水溢夏陽縣民溺死者數十人　五年

二月雄覇瀛深滄州乾寧軍水溢害民田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民有壓死者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注惠民河河復漲溢軍營多壞　景德元年九月宋州汴水決浸民田壞廬舍河決澶州横隴埽等　二年六月寧州山水汎溢壞民舍軍營多溺死者　三年七月應天府汴水決南注亳州合浪宕渠東入於淮　四年五月鄭州索水漲高四丈許漂滎陽縣居民四十二户有溺死者六月鄧州江水暴漲南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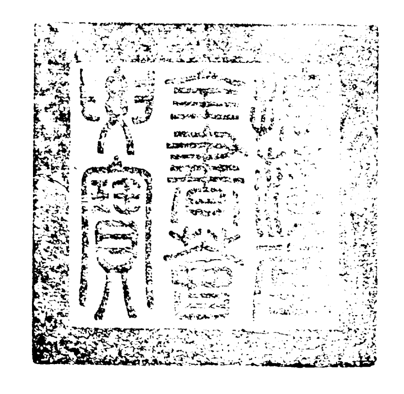
山水汎溢漂溺居人七月河溢澶州壞王八埽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尉氏縣惠民河決　二年七月徐濟淄青州大水八月無為軍大風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壓溺千餘人鳳州大水漂溺居民十月兖州霖雨害稼京畿惠民河決壞民田　三年五月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軍營民舍多壓死者近畿積潦六月吉州臨江軍並江水汎溢害民田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圖村　四年七月江洪筠袁州江漲害民田壞州城

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水溢合流壞府城害民田人多溺死者九月河溢於孟州温縣蘇州吳江汎溢壞民廬舍十一月楚泰州潮水害田民多溺死　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七月慶州淮安鎮山水暴漲漂溺居民　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者凡六百五十人　七年六月泗州水溢害民田河南府洛水漲秦州定西寨山水暴漲有溺死者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安定

鎮　九年六月秦州獨孤谷水漲壞長道縣鹽官鎮城橋及官廨民舍共二百九十五區溺死者六十七人七月延州洎定平安遠塞門栲栳四寨山水汎溢壞隄城九月雄霸州界河汎溢利州水漂棧閣萬一千八百間

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舍死者甚衆歷澶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沒者四版明年既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十九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三

水災

仁宗乾興元年蘇湖秀水壞民田是歲十月京東淮南

水災　天聖四年六月建州邵武軍大水壞廬舍溺人

庚寅京師及河南府鄭州大水九月京東江淮兩浙福

建諸州軍雨水壞民廬舍是歲汴水決溢　六年七月江寧府揚眞潤三州江水溢壞廬舍雄霸州大水八月永興軍山水暴漲溺死居民是月河決楚王埽　七年六月河壮大水　明道二年京師水壞軍營府庫　景祐元年泗州淮汴溢七月澶州河決横隴埽　三年虔吉等州水　四年六月杭州江潮溢壊堤千餘丈八月越州大水漂溺居民　寶元元年建州水　康定元年滑州河溢　慶歷八年六月河決澶州商胡埽是歲河

北大水　皇祐元年二月河北黄御二河並決注於乾寧軍河朔頻年水災　二年鎮定復大水並邊尤被其害　三年七月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　嘉祐元年六月京師及京東西河北水潦害民田雨壞社稷壇及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繋栰渡人七月京東西荆湖北路水災淮水自夏秋暴漲環浸泗州城是歲諸路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　六年淮水溢　英宗治平元年京師許蔡陳潁唐泗濠楚廬壽杭宣鄂洪施渝

州光化軍俱有水災　二年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地上涌水壞廬舍漂人畜　神宗熙寧元年秋霸州山水漲溢保定軍大水害稼壞官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河決恩冀州漂溺居民　二年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民移縣治於張為村泉州大風雨水與潮相衝泛溢損田稼官私廬舍　四年八月金州大水毀城壞官私廬舍　七年六月熙州大雨洮河汎溢陝州大雨漂溺陜平陸二縣　八年四月潭衡邵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

舍　九年七月太原府汾河夏秋霖雨水大漲十月潮州海陽潮陽二縣海潮漲溢壞廬舍溺居民　十年七月河決曹村下埽澶淵絶流河南徙又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凡壞郡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洺州漳河決注城大雨水二丈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溺居民　元豐元年齊州章丘河水溢壞公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舒州山水暴漲浸官私廬舍　四年四月澶州臨河縣小吳河溢北流漂溺居民五月淮水泛漲七

月泰州海風駕大雨漂浸州城壞公私舍數千楹　七年七月河北東西路北京館陶河溢水入府城壞官私廬舍八月趙邢洺磁相州河水汎溢壞城郭軍營是年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民懷州黃沁河泛溢大雨水損稼壞廬舍城壁磁州諸縣鎮夏秋漳滏河水汎溢相州臨漳縣斛律口決壞官私廬舍傷田稼損居民　哲宗元祐八年京畿京東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　紹聖元年京畿曹濮陳蔡等州水害稼　元符元年河北京

東等路大水　二年六月陝西京西河北大水河溢流漂人民廬舍　徽宗崇寧元年京城水壞廬舍溺人

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户十月蘇湖水災　二年秋黄河決陷沒邢州鉅鹿縣　三年七月階州久雨江溢

四年夏鄧州大水漂沒順陽縣　政和五年六月江寧府太平宣州水災八月蘇湖常秀等諸郡水災　七年瀛滄州河水決滄州城不沒者三板民死百餘萬

八年夏江淮荆浙諸路大水民流移漂溺者衆分遣使者賑濟發運使任諒坐不奏泗州壞官私廬舍等勒停

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丈餘犯都城自西北牟駞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至是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隄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壞籍田親耕之稼水至益猛直冒安上南薰諸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

下通梁山濼乃平十一月東南州縣水災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徽嚴州水害稼　三年七月丙子泉州水壞城郭廬舍　五年秋西川郡國水　六年冬饒州雨水壞城四百六十餘丈　十六年潼川府東南江溢水入城浸民廬　十八年八月越明婺州水　二十八年六月興利二州大安軍大水流民廬壞橋棧死者甚衆九月江東淮南數郡水浙東西沿江海郡縣大風水平江紹興湖常秀潤為甚　三十年五月䥴縣於潛臨安

湖州安吉等三縣山水暴出漂民廬壞田桑人溺死甚
衆　三十二年四月淮水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甚
衆六月浙西郡縣山湧暴水漂民室壞田覆舟　孝宗
隆興元年八月浙東西州縣大風水越蘇湖及崇德縣
為甚　二年七月蘇湖常秀潤昇宣池太平廣德廬和
光壽春無為及淮東郡皆大水浸城郭壞廬舍圩田軍
壘舟行廛市累日人溺死甚衆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益
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湖水壞圩田　二年八月温州

大風海濤流溢沿江民廬鹽場覆舟溺死者二萬餘人江濱胔骼尚七千餘人　三年六月廬舒蘄州水壞苗稼漂人畜七月臨安府天目山湧暴水決臨安縣五鄉民廬二百八十餘家人多溺死八月上虞縣湖秀州水壞民田廬時積潦至於九月禾稼皆腐江東水溢於山江西隆興四縣為甚　四年七月衢州大水敗城三百餘丈漂民廬孳牧壞禾稼江陵建寧紹興饒信皆水五年夏秋温台凡三大風水漂民廬壞稼溺人甚衆黄

巖縣為甚　六年五月蘇昇宣温湖秀太平廣徳大水城市有深丈餘者江西亦大水　八年五月吉筠臨江隆興皆大水六月四川郡縣大水嘉眉邛蜀永康金堂尤甚　九年五月嚴吉饒信池太平建康隆興廣徳軍水漂民居壞圩田分水縣沙塞四百餘畝六月湖州郡縣水　淳熙元年七月錢塘大風濤決臨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餘丈漂民居六百三十餘家　三年八月台州大風雨海濤溪流合激為大水決江岸壞民廬溺

人是月行都及浙東西江東郡邑多水　四年五月建寧福南劒大雨水漂民廬數千家錢塘江濤大溢敗堤一百八十餘丈明州瀕海風濤敗堤漂沒民田九月大風雨駕海濤錢塘餘姚上虞定海鄞縣敗堤溺人　五年六月楷州水壞城郭福州興化俱大水　六年夏秋衢溫台湖秀太平寧國水壞圩田溺人　八年五月嚴州紹興府大水流民舍敗堤岸腐禾稼欽江州亦水十年五月信州襄陽及江東西浙東數郡水秋台州水

八月雷州大風激海濤沒瀕海民舍溺人九月福漳州大風雨水暴至瀕海聚落廬舍人舟皆流入海漳城半沒　十一年四月和州水五月階州白江水溢壞隄及民舍溺人七月明州大風雨山水暴至浸城覆舟殺人　十二年六月婺州水是歲鄂州水浸民廬自夏徂冬乃退　十四年汀州水　十五年五月淮甸大雨水淮水溢廬濠楚無為安豐高郵盱眙軍皆漂民室壞田稼荆江溢鄂州大水漂民室三千餘家復岳澧江陵常德

德安漢陽皆水至六月建寧隆興袁撫臨江皆水圮民廬　十六年五月沅靖州山水溢沿江下辰州常德府城没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六月鎮江潼川俱水溢壞民廬及田　光宗紹熙二年五月建寧水福州水浸城屬縣漂没民廬利州潼川嘉陵興州綿果合金龍漢崇慶懷安石泉大安俱有水患民溺死甚衆　三年五月常德雨水浸民田廬嶽宣池廣德皆水七月台州襄陽江陵荆門復州俱水鎮江水損稼　四年安豐紹興寧國

廣徳筠州水害稼興國贑州江州江陵皆水七月臨江隆興吉州水圮民廬自夏及秋江西九州三十七縣皆水興化風激海濤沒田廬　五年五月池州寧國太平紹興皆水八月行都及明台温嚴常平江鎮江寧國江陰常徳皆水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台州諸縣大風雨山洪濤並作沒田廬無算　二年秋浙東郡國大水三年九月紹興婺州水害稼　五年秋台温衢婺水漂廬溺人　六年五月嚴衢婺饒信徽南劒建寧及江西

郡國皆大水自庚午至甲戌漂民廬害稼　嘉泰二年七月汀州建寧福州南劒及江西郡邑水害苗稼　開禧元年九月淮漢水溢荆襄　二年五月婺州東陽山崩洪漂聚落五百四十餘所湮田二萬餘頃　三年江浙淮郡縣水鄂漢尤甚　嘉定二年六月西和利州成州閬州遂寧皆水七月台州海濤流圮民廬溺人　三年四月嚴衢婺徽大水行都水浸民廬西湖溢瀕湖民居皆圮　五年五月嚴州台州水　六年六月嚴州及

臨安紹興湖州屬縣皆水　九年五月行都及紹興嚴衢婺台處信饒福漳泉興化十二郡大水漂田廬害稼　十年冬浙江濤溢圮瀕江廬舍覆舟溺人蜀漢二州大江溢城郭　十二年嵊縣鹽官海失故道潮汐衝平野三十餘里至是侵縣治鹽場多圮　十五年七月紹興衢婺徽嚴暴流與江濤合圮田廬害稼　十六年五月江淮浙荆蜀郡縣水蘇湖常秀池鄂楚太平廣德為甚鄂州江湖合漲城市沉没累月不洩是秋江濤溢

圯沿江民廬鐖縣及福漳泉興化大水壞田稼十五六

十七年五月福建大水建寧南劍尤甚建昌大水圯

民廬城郭敗稼

水異

此即前史五行志所謂火沴水也世以河清為祥

而以水變赤為妖其為水異一也故並載於此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劉向以為

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壅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

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竇穴也）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邪辟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明水道也）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言為欲防固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壅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早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

大亂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　考王
二年河水赤於晉龍門三日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
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
者黥網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
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昔三代
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
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者潛國家危

厥異流水赤也

後漢光武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　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　時鄧太后猶專政　元初二年潁州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水化為血兵且起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襄楷說見水災門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

致堂胡氏曰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

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温或甘或澹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黄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襄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處則萬里渟瀅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

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已瑞俄而玄敗

苻堅時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堅晚

年而止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夏四月河濟俱清　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孝武孝建五年河濟清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時後主已即位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荆州　後主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

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為血兵且起其後為隋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黒如雲黒水在關中而今淮南水黒荆揚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象濁反清諸侯將為天子之象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後周靜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血與大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徹　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唐受禪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鸜鵒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開皇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而味甘狀似方印　九年二月蒲州河清裴楷以為河諸侯象清陽明之效也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陜州泰州河清　十六年正月懷州河清　十七年十二月鄭州滑州河清　二十三年

四月靈州河清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濟州河清　二年十二月衛州河清　五年六月濟州河清十六里　調露二年夏豐州河清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聲　長安初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又并州文水縣猷水竭武氏井溢　長安中晉州祠水赤如血　中宗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昔苻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

是　景龍四年三月庚申京師井水溢占曰君凶又曰兵將起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清夷軍黃帝祠古井湧浪　二十五年五月淄州棣州河清　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九井涸復湧　肅宗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　寶應元年九月甲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河清澄徹見底　代宗大歷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德宗建中四年五

月乙己滑州濮州河清　十四年閏五月乙丑滑州河清　貞元四年自陜至河陰河水黒流入汴至汴州城一宿而復　十七年福州劒池水赤如血　二十一年夏越州鏡湖竭是歲朗州熊武五溪水鬭占曰山崩川竭國必亡又曰方伯力政厥異水鬬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河水赤三日止九月靈州奏黄河清從陜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　文宗開成二年夏旱揚州運河竭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陜州河清　懿宗咸通七年

鄭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　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於火則可以傷物近火沴水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僖宗光啟元年正月潤州江水赤凡數日　中和三年秋汴水入於淮水鬬壞船數艘　廣明元年汝州峴陽峯龍池涸近川竭也

宋眞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羲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　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寶鼎縣瀵泉有光如燭焰

四五炬其聲如雷郭璞注爾雅曰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噴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瀵即此也泉本八眼其一尤沸猛上祀后土畢臨觀之七眼皆湧此獨澄然若鑑詔賜泉壯五龍廟曰神淵　三年八月解州鹽池紫泉場水次二十許里不種自生其味特嘉命屯田員外郎何敏中往祭池廟八月東池水自成鹽僅半池潔白成塊晶瑩異常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繼獻凡四千七百斤分賜近臣及諸軍列校　神宗元豐

四年十月環州河水變甘　徽宗大觀元年八月乾寧軍河清　二年十二月陝州河清同州韓城縣郃陽縣至清及百里涉春不變自是迄政和宣和諸路數奏河清輒遣郎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表賀歲以為常

高宗紹興十四年五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水如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鬬於杉墩

且前且却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與史記周穀洛水鬬同占京房曰天子弱諸侯政厥異水鬬

醴泉

漢宣帝甘露二年詔曰醴泉滂流枯槁榮茂赦天下

後漢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　明帝永平十一年醴泉出

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承明里醴泉出

唐玄宗天寶三年三月武威郡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寶

山有醴泉湧出　僖宗文德元年九月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

宋太宗雍熙二年五月鳳翔府言岐山縣有泉者舊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自唐室中葉此泉遂竭至大中年復流觀察使崔珙奏之詔書褒美賜號潤德泉碑刻猶在自後復竭今忽湧溢别出細泉數派畫圖以聞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陽縣鳳源鄉有疾者飲之皆愈　又相州永安縣韓陵山牧童掊地得

泉深尺餘汲取不竭飲者宿疾皆愈時或愆雨禱之必應四月丁巳兖州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掊土得小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湯泉二十五眼又一眼出曾子之上信宿勢加倍又別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而小味甚甘及今古錢百餘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貯水馳驛以獻分賜近臣詔設欄格謹護之六月詔建亭以靈液為額　天禧二年閏四月京師

拱聖第十九營有湧泉疾癘者飲之皆愈詔建道觀名曰祥源　神宗熙寧元年五月京師開化坊醴泉出

徽宗政和五年正月河陽陽臺觀醴泉出

黑眚黑祥

王莽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温德殿庭中　東觀記曰墮所御温德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晉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

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已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太極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宫上二月甲子元凶劭弑逆

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内近黑祥也黑周所尚色今見於殿内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為周

所滅帝遇害

陳宣帝大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豬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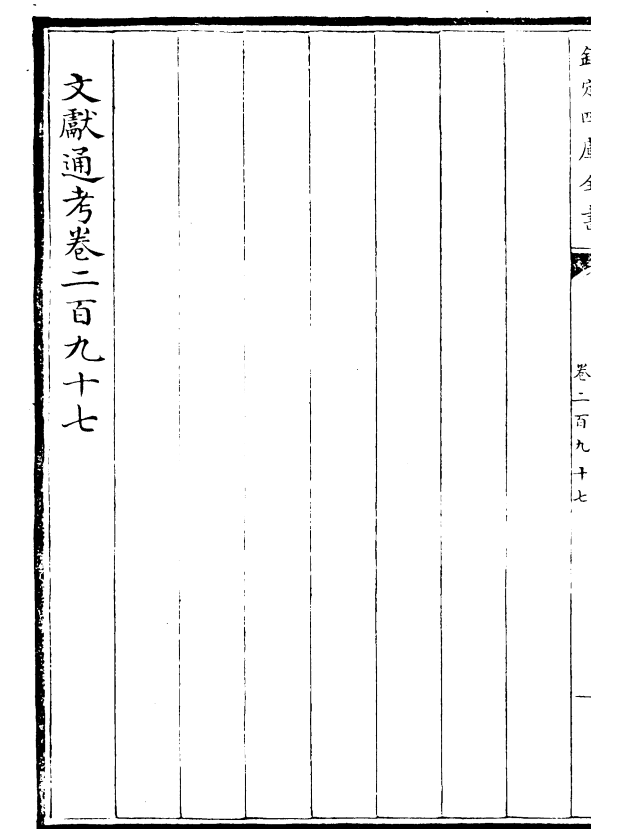
唐代宗大歷二年十月戊戌黑氣如塵彌漫於北方黑氣陰沴也　德宗貞元四年七月自陝至河陰河水黑流入汴至汴州城下一宿而復近黑祥也占曰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

象　十四年潤州有黑氣如隄自海門山横亘江中與北固山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沒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壬寅黑氣如帶東西際天
懿宗咸通十四年七月僖宗即位是月黑氣如盤自天屬含元殿庭
宋元豐末甞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登遐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山陵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

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寖少出而亂遂作　徽宗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祠北郊有黑氣數丈出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忽不見　徽宗宣和二三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

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惡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衛亦有託以作禍者如此二歲乃熄已而北征事起其後卒成夷狄之禍　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兩黑氣如人形夾日旁至巳時初刻乃散黑氣陰沴也亦兵象　孝宗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通黑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戊辰夜畿縣新城深浦天雨黑水終夕盈㽜

十六年六月京城錢塘門旦啟黑風入揚沙石塗入驚避　寧宗慶元元年嶶州黄山民家古井風雨之夕黑氣出其中波浪噴涌皆黑祥也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